



冷暖世界 ·

抱怨不如行动

西卡

父亲难得来一次城里，我陪着他去公园游玩。公园很美，芳草如茵，鸟语花香。可惜的是，有人把垃圾随手扔在草坪上，一片狼藉。我指着垃圾，摇头叹息：“这些人素质真是太差，让漂亮的公园大煞风景。”说完，我继续往前走。走了一会儿，发觉父亲并没有跟上来。赶紧回头去找，看见父亲正弯着腰，仔细地把垃圾一点一点地捡到一只塑料袋里。直到捡完了，他的脸上才露出淡然的微笑。看见我回来找他，父亲认真地说：“不要总是哀叹世风日下，自己却始终不去动手。有时候，我们只需举手之劳，就能改变许多。”我听了面红耳赤。

在拥挤的公交车上，你看见猖獗的小偷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把贼手伸进了别人的拎包。也许你心里会愤愤不平：“真是世风日下，小偷竟然如此胆大妄为？”可是，你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了吗？正是我们的胆怯和漠视助长了歹徒们的嚣张气焰，如果我们面对邪恶和丑陋现象，不再漠然视之，不再甘当看客，用良知用勇气用热血大吼一声，罪恶定然闻风丧胆。

在公共楼道里，路灯坏了，一直没人来修理。每天晚上进出，你总是小心翼翼，摸索着行走。也许你心里很不满，忍不住抱怨：“连个灯泡都没人修。”可是，光抱怨有什么用，你有没有想过去买个灯泡换上。也许小区门口的超市里就有，不过一两块钱。换个灯泡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几乎每个人都会。你的举手之劳会换来整个楼道的光明，如果只是抱怨，楼道永远是一片黑暗。

突然想起了澳大利亚的大头苍蝇。一提起苍蝇，人们自然会生发出厌恶之情。然而在澳大利亚，苍蝇不但不会传播疾病，而且还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的昆虫，并被印制到了50元面值的钱币上，受到与伟人同等的尊崇。在很早以前，澳大利亚的苍蝇也喜欢生活在肮脏污秽的场所，并且数量惊人。为了避免苍蝇传播疾病，每个澳大利亚人都自觉地行动起来。他们首先从自身做起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认真地搞好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，然后他们又不遗余力地将公共场所藏污纳垢的地方一个个清除。最后，整个澳大利亚除了湛蓝的天空、悠悠的白云、遍地的鲜花，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让苍蝇寄生的地方。苍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沃土后，不得不被迫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，靠采食花蜜为生，并一代代地传承下来，以致最后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生活习性，成了被人类接受的朋友。

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，丑陋可以裂变为美丽，肮脏可以转化为洁净，低贱可以升华为高贵，苍蝇都可以改变，我们人类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呢？

亲情流动 ·

童年往事

楠楠

哥哥虽然只大我一岁，但他的胆子却大得出奇，也非常的顽皮淘气，这与生性怯懦的我有着鲜明的对比。所以他做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、胆战心惊的事情，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，至今想起还会令我心惊肉跳，心有余悸。

哥哥小时候经常打架、惹祸这都无需细说。有一天，我和姐姐们突然听到后院传来几声尖叫，便急忙跑去观看，只见哥哥和邻居抬着一个小孩。那个小孩被野狗咬伤了。见此情景，吓得我和大姐、二姐都嗷嗷直叫，哇哇大哭。但见我们被吓得如此狼狈，哥哥却不以为然。当时爸爸妈妈都不在家，幸好有一个拉沙子的马车从我家门前路过，他们便把小孩送去了医院。

有一天，趁父母不在家，他偷偷地跑到山上，捡回来一枚日本鬼子扔下的西瓜形手榴弹。等到了家里，他就把手榴弹放在门口，坐在门槛上拼命地砸。任大姐怎么叫喊阻止，他也不听。大姐那时虽然还不到10岁，但也知道那东西是容易爆炸的，所以不但吓得脸色煞白，而且连叫声也变得凄厉无比。尽管我和二姐当时还小，还意识不到事态的严重，可看到大姐被吓成那样子，也知道害怕，就躲在大姐的身后哭。大姐想带着我们跑，但哥哥却堵在门口。无奈，她只好搂着我们挤在墙角、捂着耳朵拼命地叫。就在这时，恰巧许叔叔来我家串门，赶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吓得他急忙厉声吼道，住手！不要命啦！哥哥见有大人阻止，才不敢继续砸了。于是我家也避免了一场家破人亡的惨剧。

除了这些，哥哥上学的时候还经常逃课、旷课，到山上疯跑、到野外放火……尽管我知道，这些震撼人心的往事也只是哥哥生命长河里几朵跳跃的浪花而已，但它却成了我童年旧梦中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俗话说，“淘丫头出巧、淘小子出好”，一点也不假，哥哥这个淘小子后来果然出息了。哥哥长大参军后，不但表现突出、有工作能力，而且为人也热诚正直。因此很快就入了党提了干。后来在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扑火战斗中，又荣立了一等功。专业以后又被任命为我家那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——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栋梁。

我感谢他让我有了童年往事，有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和难以忘怀的主题。哥哥，你还好吗？但愿今夜此时，你也能在遥远的故乡把我深深地想起。我也会由衷地祝福你！谢谢你！

智慧生活 ·

处处留心皆学问

妮蔻

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，也是最应该继承父亲在新泽西州大洋城的裁缝店的人——那是我父亲的祖辈们从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传下来的宝贵手艺。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给学校当记者，而且在高中三年级时的成绩又下降了，父亲就越发坚持让我把时间花在他的工作间里。他让我学裁剪和怎样缝裤腿、开钮扣孔。

他说，当裁缝至少是一个让我可以活命的“铁饭碗”，并且重复着我说过一个愿望：“你不想高中毕业后到巴黎住吗？”其实我知道，即使到了巴黎，也不过是在我大伯的公寓中的一间客厅里住。大伯在1911年时离开了意大利，在巴黎开着一间红火的裁缝店，很多名人都是他的顾客，我可以到那里当学徒。

但是，我看着父亲干活，觉得当裁缝是件无聊、费时而又要求很高的事，父亲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件衣服，在缝一件丝绸或毛料衣服时，他要用手指感觉出针的走向。如果他觉得衣服做得不够完美，还要把它拆了重新做。

我从没想过要当一名裁缝，但每当父亲提到巴黎的时候，我还是恭敬地听着。在有一次我认真地写了一篇关于《纽约时报》的发行人和元老级人物阿多夫·奥克斯的论文后，父亲更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我的英语成绩——我那篇论文后来只得了个B。

B不是老师给过我的最低的分，我得的多数是C，有时甚至是D。有一次在一篇关于《哈姆雷特》的作文中拼错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后，我甚至得了个F。那位女老师批评我的作文写得太“啰嗦”而且“拐弯抹角”，有时候她还会用红墨水给我写下评语：“语法！语法！语法！”

美国没有哪位裁缝会比我父亲更加推崇奥克斯的了。1920年移民至美国后，父亲每天都会阅读《纽约时报》，通过借助词典，读报扩大了他的词汇量。所以每当我因为他没考好英语而替我失望时，我都会以没时间读报来为自己找借口。

父母和我还有我的妹妹住在我们商店的顶楼里。虽然家里有宽敞的厨房和餐厅，但我的母亲是她们那代意大利籍美国人中少数不愿下厨房的一个。相反，她是个事业型女人，一位把老顾客视为最好朋友的商业家。

她会在她的女装店里招待顾客，她经常打发我去杂货店给她们买汽水、茶或冰激凌，好像这些人就是她家里的客人一样。她会和她们进行私人交谈，从而赢得她们的信心和信任，或早或晚地就能够说服她们买下大部分她建议的衣服。

在我母亲优雅举止的衬托之下，我们的商店在那种时候就如同在上演着脱口秀一样。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与人相处之道，这在多年后，当我开始就一些文章和书与作者进行访谈时派上了用场。我知道了，在一个人想解释自己而又一时难以说清时，永远不要打断他们的谈话。在那种时刻，人们通常是很坦诚的，他们的停顿或突然改变话题，可能显示着其中有着令他们尴尬或恼火的事情。这是我小时候在母亲的服装店里跑腿时“偷听”来的，她们的声音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